

# 東區惡靈／東密救贖？

——論林耀德《大日如來》的台灣省思<sup>\*</sup>

楊雅儒

台灣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以林耀德《大日如來》為研討對象，論證該書如何運用宗教修辭省思台灣歷史與社會問題。相對於廣受討論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亦屬長篇之《大日如來》較少獲得關注，雖少數前行研究業已指出其都市書寫、魔幻現實手法及佛理之挪用；不過，本文更聚焦該作兩大面向：其一、史觀問題，即故事情節特意著墨十七世紀顏思齊等四大海盜的冤怨，相當程度回顧了明鄭王國建立前身，台灣在東亞海域的重要性，間接關注台灣之海洋屬性；其二、小說描摹台北東區匯聚惡靈，卻安排「外來宗教」——「東密」為救贖法門，既非顯教亦非藏密，除了點引日本文化藝術對台灣的影響，此間欲言而未明言的台／日複雜關係亦可窺見，且現實地理之西門町，確實留有東密舊迹可供參照；另本文借鏡密宗義理，探論小說轉化神祇方式、巧用咒訣典出與功能，旨在證成林耀德以災難預言未來台灣的同時，更深層關懷台灣多元血統系譜，並以諷刺、暴力、情慾、信仰元素共構情節，意圖召喚讀者省察台灣未解的歷史情結，乃至台灣主體中，主權的讓渡、建構與宗教捨我／無我之間的思辨。

關鍵詞：林耀德、《大日如來》、東密、迦樓羅、魔幻現實

<sup>\*</sup>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細心、費心詳閱，惠賜寶貴建議，俾本文論述更為完善，謹致謝忱。

# The Evil Spirits in the East District Redeemed by the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The Taiwanese Reflection in Lin Yao-te's *Mahavairocana*

**Yang Ya-R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n Yao-te's *Mahavairocana*, which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novel uses religious rhetoric to ponder on Taiwan history and social problems. Compared with his widely discussed novel—*Lilia Formosana* 1947, *Mahavairocana* did no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So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e urban writing, Magical Realism, and application of Buddhism in *Mahavairoca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other main aspects: First, historical views—the plot of the novel deliberately describes the injustice complains of four famous pirates in the 17<sup>th</sup>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in the east Asia sea, and concerns about Taiwan's ocean properties in the era of the former kingdom of Tungning. Second, the novel depicts the evil spirits gathering around in the east district of Taipei; however, the author arranged the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neither Sutra nor Tantra, to be the redeemer. The novel shows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rt on Taiwan, and reveals the implicit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s well. In addi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old traces of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for reference in Ximending. This paper applies tantric teachings to show the manners of gods' conversion and tactical use of the origin and functions of curses in the novel for proving that while the author wa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multiple pedigrees in Taiwan, in the meantime he was predicting Taiwan's disastrous future as well. Moreover, the author employed the plots of magic, sarcasm, violence, and passion trying to call on readers to examine the unsolved historic issues of

Taiwan and think the issues of Taiwan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transfer (construction), selflessness (Anātman) in religious.

Keywords: Lin Yao-te, *Mahavairocana*,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Garuda, Magical Realism



## 東區惡靈／東密救贖？

——論林耀德《大日如來》的台灣省思

### 一、前言：國之慶何在？

十月九日凌晨二時廿分。

國慶閱兵大典預演在台北市的主要幹道繼續進行。

目前通過總統府前閱兵台的是金門女子自衛隊，她們在燈火通明的大道上以小碎步前進，指揮官的口令和指揮刀的起落一致，眾木蘭動作畫一，偏頭注視閱兵台上的校閱官。

這是國民黨遷台以來最盛大的一次閱兵典禮。

——林耀德《大日如來》<sup>1</sup>

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上午十時二十九分，東半球出現不可思議的日蝕，太陽一度遭受未被測知的不明星體遮蔽三十秒鐘，同時刻亞洲東部產生巨大地震，級數超越任何儀器所能測度的極限，震央以台灣為中心向四周擴張，東抵夏威夷、南至澳大利亞、西伯利亞、蒙古、日本以及中國全境皆被波及，死亡人數達四千五百餘萬人，近六億難民流離失所。

三年內，全世界連續有七十五個國家發生政變。（《大日如來》，頁263）

曾在八〇、九〇年代文壇颯起旋風並據一席之地的林耀德（1962.2.27-1996.1.8）無疑是一位多產作家，於生命有限的時間長度，涉獵小說、散文、新詩、評論等領域，並留下關於歷史、都市繪寫、魔幻現實等深具特色之力

1 林耀德，《大日如來》（台北：希代書版公司，1991.05），頁74。以下引文皆在文末標明書名及頁數。

作。其小說實驗性的手法與創作理念，倘若置放在經歷現代主義、鄉土文學論戰洗禮後的八〇年代橫切面加以觀察，周芬伶認為「在八〇年代同時使用魔幻寫實與後設的重要作家如張大春、黃凡、林耀德，他們共同的特質是反對健康寫實的鄉土文學，在思想上也偏於實驗性手法，對政治的謊言與荒誕特別著力……」<sup>2</sup>，反對健康寫實的鄉土文學似乎意圖揭發政治的謊言／荒誕，以本文聚焦的林耀德而言，不僅透過虛實筆法縫補歷史罅隙，更批判時下社會不合理的現象，劉紀蕙曾一口氣羅列諸多學者心目中對他的評價：

林耀德這種至死方休的龐大精力與慾望，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正如痲弦十多年前所說，當時在台灣的文壇「尚屬僅見」（《一座城市的身世》，頁22）。十年後回顧，亦然如此。略覽評論林耀德的文章，我們看到林耀德被人稱呼為「帶著光速飛竄的神童」（馮青）、「文明斷層的掃描者」（鄭明嫻）、「八〇年代的文學旗手」（葉石濤）、「都市文化的黑色精靈」（楊斌華）、「後現代主義的鼓吹者，偉大的獸」、「後現代和都市文學的旗手」（王浩威）、「火焰人生」（司馬中原），甚至有人指出林耀德書寫的某種神祕性：「林耀德和他筆下死於『山神們的詛咒』的『偉大的拿布·瓦濤』一樣，『在這個世界整整活了三十四歲，環繞太陽三十四週』」（單德興，頁68）林耀德儼然成為了一則「傳說」！然而，他更是個「問題」。<sup>3</sup>

劉氏梳理林耀德的「問題」時，旨在點出其「後現代計畫」，她闡釋：「後現代旗手林耀德所面對的，是八〇年代戒嚴管制仍舊持續其壓抑的力量，以及三大詩社為了鞏固其陣營、壟斷詩壇而產生僵化禁錮的氛圍。因此，他的『後現代計畫』所執行的，是對於前行代的斷裂動作；他企圖瓦解建構文學史者意識形態上的法西斯式壟斷以及線性史觀的謬誤，從而挖掘出『陸沉的

2 周芬伶，〈後設與魔幻——大虛構家與大說謊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7.03），頁202。

3 劉紀蕙，〈林耀德與台灣文學的後現代轉向〉，《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0.05），頁372。

島』。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林耀德的文學史斷裂，目的是要尋求中國與台灣文學史中的『現代』與『前衛』脈絡，或是另一意識層次的書寫史。」<sup>4</sup>除了通過林氏系列評論可作為個案之一，觀察自戒嚴轉向解嚴後文學思潮中的台灣意識變化之外，其小說書寫已啟動多種實驗形式，挑戰既有敘事框架與想像。羅門曾表示：「他甚至將自己名字耀德的『耀』字，也改成『火』字旁的『燿』字，把自己放在『火』裡。這種強烈的生存意識，絕不會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對我揭露了年輕生命生長過程中一個令我驚異的遭遇。他說他曾在溫某某的政治事件中，被人誣告入獄，接受折磨一段日子，非常痛苦……。」<sup>5</sup>

不過，鄭明嫻接受劉紀蕙所述的以新世代或後現代詮釋林耀德寫作上的斷裂，但不認為因為溫瑞安事件，造成其寫作上之斷裂，她考證林耀德1980年代以前的手稿即曾署名「林耀德」，提出：「林耀德的寫作歷程，並沒有明顯『斷裂』的痕跡，寫作風格的轉變，不但與溫瑞安事件不同時，更與林耀德本名改為筆名林耀德無關。」<sup>6</sup>或許「光」與「火」之命名與溫瑞安事件並無最直接因果，然該事件對林耀德選讀輔大法律系的影響在其《非常的日常》自序確有明顯表白。

鄭氏另發掘林耀德新詩涉獵的主題，可劃分為：都市、科幻、性愛、政治、戰爭、歷史、生活經驗等，<sup>7</sup>而這些題材恰巧皆浮現於小說《大日如來》。然而，誠如劉紀蕙觀察，評論者多半「不喜談論林耀德的科幻與魔幻作品，尤其不願面對含有觸目驚心的血腥與性愛場景的《解謎人》、《大日如來》與《時間龍》。」<sup>8</sup>一般關注林耀德小說之前行成果，主要聚焦《一九四七高砂百合》（1990）的歷史事件、族群課題，以及基督宗教素材的

4 同註3，頁28。

5 羅門，〈立體掃描林耀德詩的創作世界——兼談他後現代創作的潛在生命〉，林水福主編，《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06），頁225。

6 鄭氏於該文註腳特別標明關於劉紀蕙、楊宗翰評述林耀德寫作所謂的「斷裂」，其認同與不認同之處。詳見鄭明嫻，〈林耀德論（之一）——少年林耀德〉，《東華漢學》17期（2013.06），頁318。

7 鄭明嫻，《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光復書局，1988.04），頁243-245。

8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頁369。不過，近期則有謝夢蕾碩論〈迷宮與廢墟——論林耀德的小說藝術〉探討《大東區》、《大日如來》、《時間龍》等譜寫都市所營造的物質與精神迷宮、廢墟；而劉紀蕙則曾撰寫〈《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討論《時間龍》、另有任偉榕〈以文學論文學——林耀德《時間龍》之文學元素探析〉、洪瑛君碩論〈靈魂的鄉愁——林耀德及其小說的「認同主題」研究〉較多篇幅探討《時間龍》、《大東區》等。

挪用，或從林耀德在該著作運用的基督宗教元素探究其族群課題思考；然而，本文旨在窺探他對「東密」的一番認識，如何透過文學藝術轉化實踐，烘托出隱於文本的史觀寓意。綜觀鄭恆雄以歷史神話符號系統、曾麗玲以歷史想像與書寫論析《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時，均特別闡述該書涉及之台灣身世血緣系譜中的一環——「日本」。藉由小說描摹鹿兒島人認知台灣乃其後代新烏托邦，<sup>9</sup>闡說日本人的國族神話建構與幻滅歷程。上述成果裨益於本文持續觀照林耀德如何善用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在其後作《大日如來》（1991）。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則傾向以魔幻書寫手法與災難預言／寓言切入，判讀《大日如來》反派角色梨花等人象徵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暴力；而張璦文博論〈主體危機、無我、過程主體：林耀德、聖嚴法師、克莉絲蒂娃之主體觀〉乃以跨領域視角互參，將林耀德置於二十世紀末主體性危機意識與重構的語境中，梳理《大日如來》主角主體性的失落，並援引大乘佛教禪宗的四禪八定，兼用拉岡、佛洛伊德心理學說探究主角「黃祓」如何從自戀、我執體證「無我」。雖然上列論述業已揭櫫林耀德的社會關懷、魔幻現實手法與佛學義理的轉化，並發掘其反映二十世紀末台灣主體性建構的課題，不過，筆者擬再追論以下課題：

其一，學者多半察覺林耀德譜寫二二八，乃從事件導因的二二七入手，並留意其故事時間長度僅達數個小時，<sup>10</sup>且與《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神似，《大日如來》的故事時間亦相當短，該書長達270多頁，然敘事時間僅占1998年10月8日至10月9日上午，陳正芳嘗整理各個時間點人物所發生的情節事件。<sup>11</sup>又，特意安排國慶前兩日，一方面摹寫台北正上演軍隊預演行程，一方面卻是跨國財團權力資本背後的暗潮洶湧，尚有「無形」的種種惡靈擾亂，末章更引出全球性的災難發生……多方對照下，雙十國慶猶仍為隆重的國慶嗎？無疑諷刺性十足。

9 曾麗玲，〈《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與《尤利西斯》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中外文學》26卷8期（1998.01），頁159。

10 如：曾麗玲〈《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與《尤利西斯》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以喬伊斯《尤利西斯》的故事時間長度參照，比較林耀德同以大量意識流，以極短時間呈現龐雜歷史。

11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台北：生活人文出版社，2007.05），頁233-234。

而作者生日即2月27日，<sup>12</sup>從個人所屬具有意義的慶祝日期，回溯台灣歷史身世與集體創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無疑挑戰過去官方一元史觀；至於《大日如來》精心挑選國家慶典前夕，卻暗諷都市發展／島嶼今昔背後懸而未解的層層課題，足能想見儘管其內容充斥神奇魔幻，卻根植於現實時間。因而小說從國慶預演、國安政策到集體災難的敘寫實隱含深層的警示，值得關注。

其二，《大日如來》場景安排於書寫當下的「未來」時間1998年，繁榮富庶的東區，卻因惡靈在台灣轉生，遂有日本真言宗高僧派遣徒弟「金翅」來台，擬驅滅惡靈；別具趣味的是，在稍晚出版的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1996）裡，則回顧「過去」時間1994年1月底，象徵邪惡的紅蝙蝠佔據台灣A市——同以「惡靈」為元素，自然借鏡魔幻現實手法傳達對台灣社會弊病的思考。林耀德以明季台灣海域附近的海盜象徵冤魂不散；宋澤萊乃以台灣史上多次流血事件亡魂象徵撒旦式的惡靈。只不過，宋澤萊以《啟示錄》寓意、基督宗教意象作為救贖之法；林耀德則挪用日本密宗法門，通過「中日混血兒」金翅前來救援，值得思考者是：何以二者均採「外來宗教」作為救贖之法呢？關於《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前行研究已相當豐富，<sup>13</sup>本文暫不置評論。而《大日如來》中，這些群聚大台北東區的「惡靈」與邪魔，除了可比擬為社會亂源或獨裁統治者，又蘊含作者怎樣的史觀？另從史學往哲理層次來探索，雖然張璿文細緻爬梳聖嚴法師的禪學觀點對照主體性課題，然而，滲透於故事情節的終究是「東密」，縱其佛法意蘊或許相通，卻隱含派別背後的文化屬性與修持方法之異，遂除了情節充斥動漫電玩風格之外，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在小說中又如何運用，值得探思。此外，小說特別提及四大海盜，有何用意呢？是否標舉「海洋史觀」？

12 此據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來源：[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850](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850)，2015.10.28）。

13 相關研究成果，如：陳建忠〈靈視者的預言：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與《熱帶魔界》中的美學〉、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李鴻瓊〈創傷、脫離與入世靈恩——宋澤萊的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廖朝陽〈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黃涵榆〈有關災難、邪惡與救贖的一些唯物神學的思考：讀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與《熱帶魔界》〉、楊雅儒〈信仰變遷與異象書寫——論宋澤萊《廢墟台灣》、《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學位論文，如：王吉仁〈宋澤萊小說中的「異象」與「現象」研究〉、邱嫻婷〈魔幻現實主義與當代台灣小說——以宋澤萊為例〉……。

本文架構擬先闡述小說提及的「惡靈」包含了十七世紀前後的四大海盜至二十世紀東區包藏的諸種穢穢，說明作者關懷哪些舊有／新衍的歷史、社會問題，遂以「惡靈緣起」名之，兼述其史觀；其次，惡靈的存在既已是現象，那麼解決途徑何以是由東密修行者處理呢？此「混血兒」金翅對台灣的情感又是如何？情節結構較少被細論的密宗結印、經咒、義理底蘊自有作者寓託之理，職是，本文亦試圖考證作者轉化大日如來、迦樓羅、軍荼利明王等形象與咒印之手法，探索林耀德之宗教修辭；末以「緣起緣滅」探析這場充斥血腥、人性衝突的混亂情節雖暫告段落，卻有其啟發，並綜觀、歸結林耀德該書寫於台灣文學時空座標上之價值。

## 二、惡靈緣起：十七世紀海洋・二十世紀都市

海的存在，可以說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想像能力。

醜陋的人類怎麼能夠理解海洋？

至少對我而言，海洋和神是同義詞。

——林耀德<sup>14</sup>

至於為什麼選擇法律系，原因有二：〔甲〕我的朋友溫瑞安和方娥真被冤獄關在牢裡，我準備花費很長的時間營救他們（好在他們很快就被「逐出國境」了，否則等我畢業還有得熬）。〔乙〕我誤以為司法的現實和正義的概念是結合在一起的。

——林耀德<sup>15</sup>

《大日如來》開章諷刺性地以「偉大的都市不需要身世。偉大的都市只需要偉大的建築。」（《大日如來》，頁13）揭幕，其實複製了作者1987年《一座城市的身世》書前「獻給一座不需要身世的都市」，如斯重述一回，似以空

14 林耀德，〈一束光投擲在被遺忘的礁石上〉，《非常的日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12），頁11。

15 林耀德，〈（自序）心靈的巨大冒險〉，《非常的日常》，頁5-6。

間觀抑制了時間向度，然而，事實如此嗎？

張璦文的論述中強調1990年以降《中外文學》關於台灣主體性建構具代表性的對話，如：邱貴芬、廖朝陽、廖咸浩、陳昭瑛等觀點，雖可平行觀照《大日如來》出版後的年代，證成林耀德之先覺性，不過，在1988年10月開始連載的《大日如來》，勢必更受該年以前的時事影響。《大日如來》特意標誌出1998年10月8日，預寫了解嚴後11年的情景。回顧作者從1978年始發表作品於《三三集刊》及「神州詩社」刊物，1980年，「神州詩社」因涉政治事件，溫瑞安、方娥真被以「為匪宣傳」之罪嫌遭到拘留三個月後，強制驅逐出境，對林耀德無疑帶來衝擊。1985年他入伍，次年，擔任海軍總司令部參謀，1987年退伍，並出版《中國現代海洋文學選》，關注海洋文學作品，包含小說、新詩、散文選等三冊，1988年台灣政界大變動，因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而《大日如來》也在該年起筆，1989年鄭南榕自焚身亡，同年，林氏兼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1990年野百合學運。另解嚴前後，《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和《新文化》等刊物均刊載台灣人主體性、人權、台語文學之討論篇章，無疑對當時思潮產生啟發。《大日如來》結集成書問世於1991年5月，當月，政府廢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社經方面，二十世紀曾有若干戲劇化表現，誠如1990年2月台灣股市飆升至1萬2千多點，卻在一年內崩跌到2千多點；而台北「東區」成為商業重要地帶，乃因1970年代後忠孝東路三、四段的交通運輸變革，甫帶動東區發展，小說題寫「偉大的都市」意味著企業資本的高速發展，然而林耀德卻著力挖掘所謂熱門、富庶的「東區」底層隱含的惡穢；至於宣稱「不需要身世」的諷刺之語下，今可盱衡解嚴以降，台灣小說家不分世代、族群、性別，紛紛共構台灣史，林耀德是其一，故雖諛稱「偉大的都市不需要身世」卻又刻意叛逆地譜寫台灣身世，爭取發聲之權。

而林耀德對「1998年10月」的東區想像，乃一片紙醉金迷景象，故事以「大西洋百貨公司」董事長吉田誠一為財團要角，描摹吉田來台巡視百貨公司內部情形，竟由警政署長陪同，台／日政商權貴互動密切不言而喻，而署長對商界人脈費心經營，不乏因時代變遷而生感觸：「蔣經國總統過世不久，軍人的地位一度被社會誤解、醜化得更為劇烈；不過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以後，軍

人形象重振，像自己這樣軍職外調的情況仍然不可能是最後一個，儘管幾個科班出身的警界元老正在大聲疾呼、企圖力挽狂瀾，恢復讓科班出身的高級警官接任警政署長。」（《大日如來》，頁17）不僅軍警界體系產生質變，「大西洋」企業百貨光榮之景的背後，亦牽涉一連串土地糾紛、地主自殺、工程整建過程工人意外死亡，連建築師陸震宇都心感異常，遂請修行密宗的好友黃祓北上相助。藉此，小說情節勾勒出台灣島嶼今昔，乃至吉田誠一不擇手段的行徑，如何遺傳自出身黑社會並與日蓮宗創價學會幹部友好的父親。

而每個時空中均存在冤靈怨靈，積累的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當下時空又遭遇新生的課題。首先回顧歷史課題，小說特別揀擇四大海寇被黑闇軍荼利明王收編為奴，成為東南西北四大明王。四人分別為：「泉州李」李旦（?-1625）、和服仕紳顏思齊（1589-1625）、官宦打扮林鳳、披頭散髮林道乾。<sup>16</sup>由於四人在歷史上均曾轟動一時，留下「未竟事業」與諸多謎團，甚且如林鳳、林道乾乃生卒年不詳，遂有寬廣的想像空間。李旦出場與黃祓對決時口口聲聲喊「冤」，林鳳不時發出「怨」念，顏思齊則充斥「恨」意。舉例而言，林鳳曾占據魷港，卻被明朝官兵追剿輾轉至馬尼拉，小說描摹林鳳對生前的回顧如下：

「小老弟，在馬尼拉之役的尾聲，我的胸膛被紅毛鬼（編按：西班牙人）的砲彈炸爛，我轄下八條船的船長將他們胸膛的肌肉連同刺青剝下來，縫補在我露出肋骨的胸膛上，他們用他們自己的生命來拯救我。」（《大日如來》，頁112）

他們八個人的生命都和我共同存在，在一個軀體上，我們總共九個人，同享女人、財寶和殺戮的快感。四百年來，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思考東山再起，血洗人間。（《大日如來》，頁113）

16 嚴格來說，生卒年不詳的林鳳與林道乾應屬十六世紀海盜，李旦與顏思齊則屬十七世紀，本文係以四人盡皆現身（過）歷史的十七世紀作為標題。

從歷史上華人遭到西班牙人無情對待，進而想像林鳳等海盜的性情，更添人物具體形象；而林道乾則為廣東潮州人，是嘉靖年間海盜；又，對顏思齊的描述為：「自稱日本甲螺的顏思齊，明朝天啟年間亞洲東岸第一劇盜，曾經縱橫九州到呂宋間龐大海域的汪洋霸主，曾經入主十七世紀南台灣的一世梟雄，曾經親手斬殺三千平民的殺人魔寇。」（《大日如來》，頁125）倘從歷史學視角觀之，孫英龍形容從漳州來台的顏思齊，被尊為「開台王」、「開台聖王」、「拓台第一人」、「第一位開拓台灣的先鋒」，嘉義境內奉天宮還建有「思齊閣」、「懷笨樓」、「思齊圖書館」及建顏思齊陵墓。<sup>17</sup>雲林北港更有顏思齊登陸紀念碑，可見雲嘉地區對其心存敬重；而泉州同安人李旦一生傳奇，湯錦台提及他曾出面斡旋荷蘭人從澎湖移占台灣。<sup>18</sup>循此可見，李旦扮演了扭轉台灣命運的要角，且鄭芝龍深受其信賴重用，不僅擔任中國與荷蘭之間的通譯，從中鋪展人脈，也在日後獲得龐大資源。

小說利用四人在史上留下謎團結局的縫隙，勾連織補台灣四大明王惡靈的存在，雖若據此聲稱林耀德意圖發展台灣的海洋史觀或許不是那樣直接，畢竟，他更著重處理四名海盜殺人如麻的生平經歷，且從四人的台詞看來，較乏海上事業的遠見，亦欠缺明顯的政治立場，更多的是期盼在東南海域佔一席之地，報復冤仇罷了；不過，小說仍有一段：「這四大劇盜處身的時代各有先後，十六世紀的林道乾和林鳳雖然同宗，卻是汪洋上的世仇，而李旦則是下一個世紀的國際海盜，他死後就由日後大名鼎鼎的鄭芝龍接管了他苦心培養的精銳部隊。」（《大日如來》，頁104）如若參照《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神父遠洋西來傳道，《大日如來》偏偏刻畫非官方主流的「海盜」，且這些閩南商人或海盜亦在大航海時期扮演要角，儘管作者意不在闡釋明鄭與中國的互動或對立，卻從四大海盜點引台灣在「東亞」的地位。此外，小說描摹李旦竟對繪畫有感，認知藝術本質乃源於苦難創傷記憶，這種情緒或與台灣早期移民試圖渡海衝闖一片新天地求生存的意念部分相疊，誠如小說亦提及大西洋百貨座落之地層乃漳州泉州移民古戰場，即關心土地的今昔對照，包含海上事業與島嶼

17 孫英龍，〈拓台第一人——顏思齊〉，《台灣源流》43期（2008.06），頁67。

18 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如果出版社，2011.11），頁114。

拓墾；又，雖然鄭芝龍之名僅被淺淺帶過，然描繪四大海盜實能默示讀者想像同屬海盜一員——鄭芝龍（1604-1661）的日後發展，乃至後起的鄭成功及其子孫自海上事業進境為東寧王朝的歷程。

再者，身為混血兒的「金翅」返台救援，其父為台灣人、其母是日本人，雖小說名之「中日混血兒」，卻不免令讀者連結上溯「鄭成功」的血統淵源。因此，林耀德對台灣海域發展之關注可見一斑。尤其，當金翅與少女阿詩瑪對峙時，一度墜入潛意識海洋，在母性／女性、愛／慾之間游走，加之本節開頭挪用其詩〈一束光投擲在被遺忘的磯石上〉之段落，堪見海洋的孕育、接納特質，對作者而言實有「神聖」的母性指涉。且作者曾擔任海軍總司令部參謀，另編選以海洋文學為名之《中國現代海洋文學選》，收集若干作家筆下的海洋書寫抑或海軍背景之視野所見所聞，並撰寫《不安海域》探討海洋文學發展，職是，小說雖未直接揚舉、擴展海洋史觀之企圖，卻也別出心裁地留意台灣海洋屬性的寓意。

除了大航海時期的怨靈，二十世紀的台灣都會高度發展，因而金翅面對的尚有地縛靈、飆車亡魂等，多為社會上無名小卒的「共業」匯聚，以及財閥、政治、黑社會、土地糾紛、酒色之惡，更從擁有無限超能力「糖糖」的身世揭露政治受難者家族議題。而當「大西洋百貨」正式開幕，則又上演一批民族主義恐怖分子的抗議，他們自稱「中華血性聯盟」，由眷村子弟和國軍極右派退役軍官組成，專門對付台獨份子與在台日籍人士。從他們由國族情懷出發對「日本／資本」產生的反對情緒，闡明台灣多元立場的對峙與種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亦可視為台灣日治「殖民史」與國民政府渡海的「遺民史」之對立。

而在百貨公司裡，無論金翅或黃祓與惡人的對決，更不時得以發現作者透過監視攝影機的角度提醒讀者眼下的情勢如何，彷彿暗示「監視」之眼在公共場合無所不在，應合了「都市性」的機械性管理，然而，最可怕之眼乃是屢敗屢戰活得好好的「梨花」，冷眼看待一切，他，是否象徵某種威權神話的人物呢？小說敘寫其前世曾是猶大、波斯國王瓦赫蘭一世、納粹武裝親衛隊隊長希姆萊，他宣稱每一世註定要背叛：「我再度背叛了圓淨阿闍梨，如同我在人間的每一次降生，唯一的宿命就是背叛。我是一個棋子，每一次重新轉世，歷

史就會轉到另一種趨勢中，永不回頭。不過，這一次，人類的歷史將會永遠消失。」（《大日如來》，頁232）擴大了地域性、時間性，像梨花這樣背離世人的角色經常現身歷史，但儘管擴大了類比形象，依舊不難聯想小說對台灣歷史創傷情境的省思，也不乏關切未來人類或戰或和之發展。

梨花不僅充斥邪惡戾氣，同時，更進展為「雌雄同體」，似乎意味他瓦解了既定的男性、神性權威形象，吸取陰陽力量後，他更增進個人意志，不過，他正是最可怕的「佛地魔」如同小說一再被提及的「黑闇大日如來」嗎？小說前半曾提及：

這些年兩岸情勢愈趨和緩，國、共兩黨展開和平對談，九〇年代中期的裁軍使得台灣國防卸脫了人事費用的沉重包袱，邁入高科技的領域，「二代艦」、「佳山計畫」以及陳燦齡長任內的幾項高度機密計畫逐漸改變了國軍的體質。和平，壯大，以及無限的樂觀，軍方在全新的方向中進一步滲透進政界，將領們個個前程光明。在這個失業率大增，社會經濟混亂的台灣世紀末，軍人的鐵飯碗反而愈看愈好。

不過，參與演習的將軍和他們的忠誠弟兄，誰也不知道，大台北東區的大西洋百貨公司裡，一場殊死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大日如來》，頁86）

國家有裁軍計畫，且不知大禍將至，仍等待國慶儀典上場；而獨坐於餐廳遠遠觀戰的梨花同樣也在等待，他那雙冷眼彷彿《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眼，然看似掌權的他其實正「虛位」設計、等待黃祓無限潛力能夠質變，扭轉為最大的惡，坐上「黑闇大日如來」之位。朱雙一論及《大日如來》時，認為其減少了現實政治的影射，卻指向了人類文明前景的探究。<sup>19</sup> 然據本節引述之小說段落，無疑可發掘該著作對政治社會層面猶仍密切關注。只不過其手法，誠如周芬伶從林耀德等後現代小說家書寫發掘到的：「在一個道德混亂，本體喪失

19 朱雙一，〈資訊文明的審視焦點和深度觀照——林耀德小說論〉，《聯合文學》「光與火——林耀德紀念輯」12卷5期（1996.03），頁48。

的時代，我們得到的是破碎人格與分裂的歷史；因此怪誕也是荒謬與諷刺共舞的藝術。」<sup>20</sup>有形無形、虛實相映，《大日如來》對都會資本發展、軍政、人性的批判犀利，人人看似爭權奪利，實則讓渡真正主權予邪惡來掌控命運。因此，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島嶼怨靈不斷新增，如斯將朝向毀滅抑或重生？作者遂轉向宗教取經。

### 三、救贖路徑：東密神祇・義理・咒印

圓淨老師用關西腔的日語娓娓述說：「每當哈雷彗星經過地球後的十年間，黑闇軍荼利明王就會復甦，他的力量一旦被大彗星喚起，就會結合六道眾群魔的力量，企圖顛覆這個世界的秩序，每隔六、七十年人間就會有大災難、兵燹、殺戮、罪惡種子的蔓延……，如果光明的力量被完全蒙蔽，這個世界就會永遠沉淪在黑闇的控制之下……。」

「黑闇軍荼利的目的，就是在地球創造出黑闇大日如來，我們高野密宗千年來一直背負著伏魔降妖，維護人間光明遍照的職責……。」（《大日如來》，頁41）

陳正芳論述魔幻現實主義時，先行廓清此最初乃繪畫界解釋畫作表現的概念，在繪畫上，不再受限於光鮮色彩表象的構圖，或是執著於個人情感的宣洩，而是意圖重建繪畫客體（Object）的重要性。<sup>21</sup> 陳氏亦闡明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抗衡力量的社會價值，<sup>22</sup> 並總結文學上的魔幻現實主義是以拉美1940到1960年代的創作為代表，儘管其前身可追溯歐美的卡夫卡、福克納，或是超現實主義，然拉丁美洲文學追求「美洲性」的尋根意圖，使得魔幻現實主義獨特地成為拉丁美洲現實的文學表現是無庸置疑的；宋澤萊則表示寫地方史或傳說很容易陷入魔幻寫實，或因「地方歷史追記，都涉及到集體

20 周芬伶，〈後設與魔幻——大虛構家與大說謊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頁214。

21 洪敏秀、陳正芳，《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01），頁207。

22 同註22，頁225。

潛意識的挖掘，本身就含有楊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理學的那種神話性的夢幻……」。<sup>23</sup>

而林耀德《大日如來》在藝術筆法上堪稱二十世紀末重要的魔幻現實作品，然其魔幻又可與小說內涵承載的東密義理結印、道教咒術結合，遂二者互為表裡，成為小說最具藝術性的部分。小說情節發生的空間背景無論稱之東區、百貨公司、台北車站、忠孝東路、天母道觀、醫院、舞池，基本上咸為實指，然而，人物的鬥法奇招與經歷，魑魅魍魎齊聚，則深化其魔幻之感，而且，故事時間緊密標列，壓縮至極短的情形下，更彰顯這些荒唐事件的詭譎多變。陳正芳認為「林耀德的文學建史工程，『災難』是歷史創傷的紀錄，然最終的表現卻是要反省當代的台灣主體觀點。」<sup>24</sup>在陳氏既有之魔幻現實觀察基礎上，筆者擬加重對小說挪用密教元素的討論，以參照上述觀點。

密教，乃相對於顯教。星雲法師闡述中國密宗尊龍樹為初祖，龍樹傳兩部祕法給龍智；八世紀初，印度善無畏、金剛智乃至不空皆曾於印度得其真傳（傳說龍智活了七、八百年）。<sup>25</sup>顯教是應化佛的釋迦說，密教是法身佛的大日如來說，前者的教主是化身，後者的教主是法身。<sup>26</sup>一般認為顯教重視經典理論，密教重視修持，因強調三種祕密：身密、口密、意密，相信可「即身成佛」，遂被視為密教。遠自唐代，密教傳入平安時代的日本，衍為東密與台密兩大分支，東密以空海最為著名。其以金剛界開示大日如來的智德，以胎藏界宗本大日如來的理體，兩者互為表裏，此為密教教義之根源。<sup>27</sup>密宗以《大日經》的體系稱為「胎藏界」，而《金剛頂經》的體系稱為「金剛界」，宇宙圖相叫做「金剛界曼荼羅」。「金剛」與「頂」都是表示最高、絕對淨地的語言。<sup>28</sup>此二經乃中國、日本的真言宗的根本經典。<sup>29</sup>然而，小說《大日如來》

23 宋澤萊、胡長松筆談，〈宋澤萊與胡長松的文學筆談——台灣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基督教小說、西拉雅書寫〉，《印刻文學生活誌》7卷3期（2010.11），頁103。

24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頁245。

25 釋星雲，《宗派概論》（台北：佛光出版社，1999.10），頁129。

26 李世傑，〈密教哲學大綱〉，張曼濤主編，《密宗概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01），頁95。

27 聖嚴法師，《日韓佛教史略》（台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1997.11），頁58-59。

28 洪啟嵩，《密宗的源流》（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7.10），頁60。

29 同前註，頁50。

其實並非僅涉東密元素而已，另有道教咒術、創價學會的介紹、煉金術五星圖形的符號，堪見作者雜揉各類宗教內涵，應合交集靈修、星座、占卜、靜坐、前世今生，東方宗教與西方心理學而成的全球性風潮——「新時代運動」（或稱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潮流。陳家倫留意到此一跨越宗教、靈性、心理、健康、環保與社會參與的綜合性運動，透過少數留美知識菁英的引介，該運動思想在八〇年代末期進入台灣，經十年的發展成為台灣的新興靈性運動。<sup>30</sup>當然，《大日如來》匯聚的多元素材必與作者閱讀觸角與興趣龐雜攸關。

小說中三位重要男主角：黃祓、梨花、金翅——咸密宗修行者，他們本為東密高僧圓淨阿闍梨弟子，而日本密宗史上確有多位圓字輩僧人，如：圓仁、圓珍、圓載，此處借／創了「圓淨」一角。

黃祓修行以《大日經》為主。該經典敘述「大毘盧遮那」（梵文Mahavairocana）以大日一般顯赫的智慧光明，慈悲救濟一切眾生的經典。<sup>31</sup>故而黃祓出場畫面或服裝常有金黃色相伴，在師弟金翅告知高野山預言黑闇軍荼利將在台灣轉生，遂北上助一臂之力；而金翅的守護神為迦樓羅神，擁有大白傘、五色金針等道具。金翅鳥的意象乃源自印度教和佛教中禽鳥的神鳥鳥王。<sup>32</sup>迦樓羅（梵文garuḍa），漢譯包含迦留羅、伽樓羅、迦婁羅、金翅鳥（梵文suparna）、妙翅鳥、食吐悲苦聲等名。是印度神話中之一種性格猛烈的大鳥，傳為毗濕奴天的乘騎。<sup>33</sup>由於迦樓羅性格勇猛，因此密宗乃以之象徵勇健菩提心，或視之為梵天、毗紐天、大自在天或文殊菩薩的化身。而在胎藏曼荼羅中，此位列於外金剛部院。並且有以這種鳥為本尊的各種修法。以迦樓羅為本尊，為除病、止風雨、避惡雷而修的祕法，謂之「迦樓羅法」，或稱「迦樓羅大法」。<sup>34</sup>另依《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所載，凡持此法門，天上天

30 陳家倫，〈新時代運動在台灣發展的社會學分析·摘要〉（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iii。

31 洪啟嵩，《密宗的源流》，頁50。

32 Rober Beer著，向紅筌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中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09），頁79。

33 全佛編輯部，《天龍八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0.03），頁336。

34 同註33，頁342-343。

下皆能過，不唯眾人冤敵及鬼神均不敢近，又為悉地成就諸法中之最勝者。<sup>35</sup>

作者取金翅鳥勇猛、驅邪等特質塑造金翅的爆發力，自也陳述金翅的重重考驗，然而，較大的考驗乃面對阿詩瑪時浮現的「思母情感／戀母原慾」，阿詩瑪映現了其情感潛在的匱缺；不過，作為混血兒的金翅，既然父親為台灣人、母親是日本人，為何他在極度疲憊的迷茫睡夢會隱約聽見中國西南地方彝族民謠呢？儘管歌詞隱含母愛精神，卻乏更進一步的血統系譜連結或相關線索，略顯其含糊效果。幸好，情節倒是補強說明了他儘管中文講得不流暢，卻擁有對台灣的認同與土親之感：「儘管在台灣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金翅目睹了股市的瘋狂、國會的混亂以及惡劣的交通，這些問題在台灣延續了將近十年，人心已經瀕臨崩潰邊緣。但是因為他的父親生於台灣，這使得金翅對台灣有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存在。他感覺到台灣比日本更像是他的家鄉。因此他無法忍受黑闇曼荼羅在這座島嶼上明目張膽地建立。」（《大日如來》，頁44）遂相較於《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暗諷鹿兒島人將台灣視為烏托邦的建構與幻滅書寫，此處金翅的混血身分，卻象徵了救贖者形象之一。

至於「黑闇軍荼利明王」梨花則承載了創造「黑闇大日如來」使命以取代「大日如來」之預言，他擁有「闇影曼陀羅」為道場，手下包含四大海盜、地縛靈等，咸利用人類創傷記憶、失敗經驗、負面潛意識、貪嗔癡慢疑等，建構其道場，而蛇、巨獸更是其代表符號。然據《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溯其本源，軍荼利明王（梵名Kundah）「為五大明王之一。具名阿密哩多軍荼利。譯曰甘露瓶。」<sup>36</sup>又循《軍荼利儀軌》描述，其四面四臂像包含慈悲、忿怒、大笑、微怒開口，故象徵息災、降伏、敬愛、增益四種法。<sup>37</sup>由上可知，軍荼利明王深具威力，且慈悲威猛，只不過因示現「大忿怒形」，遂被林耀德扭轉其慈悲本質，強化其「摧滅」能量與忿怒形象，故加上「黑闇」二字做為相對的反派角色，以此彰顯恐怖力量。而反派角色梨花承接這樣的形象，他不僅背叛師門，轉為「立川流」一員，前世還曾是猶大、瓦赫蘭一世、希萊姆等，均

35 同註33，頁343。

36 丁福保編，《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天華出版社，1986.08），頁1608。

37 全佛編輯部，《佛教的護法神》（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5.10），頁59。

為背叛而降生。而其心靈詭譎善變，酷愛「新感覺派」片岡鐵兵《幽靈船》與橫光利一作品。作者巧妙運用新感覺派對官能的細緻描摹，強調心理感覺等特色，加之新感覺派的發展背景因關東大地震（1923），都市經濟文明危機等，遂具反傳統風格與頹廢色彩，特別能呼應不斷強化且耽溺於各種意識、色相中的梨花形象，也彰顯其叛逆性格。

至於與黃祓、金翅並肩作戰的章藥師乃禁咒道傳人，代表漢人道教屬性，其代表顏色是一身紫氣，雖然他也有可觀的表現，搭救過夥伴，然其能量始終不及修行密宗的黃祓、金翅二人，無疑印證作者運用該角色烘托出高野山真言宗的神祕能力，以及台／日關係的密切；另在結局扮演關鍵角色的糖糖，他則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的後代，以孩童外表彰顯無限心靈能力，竟能洞見黑闇軍荼利明王即梨花，糖糖創傷破碎的體驗與記憶化為強大無邊的能量，成為正邪雙方亟欲收編之對象，不過也因糖糖最後選擇站在正義一方，道破真相，讓充斥血腥災難的情節，獲得一線曙光。

雖有前述人物形象或比擬或扭轉密宗神祇、護法，不過，《大日如來》更融入對佛理的認識，下舉兩例：

其一，黃祓乘車北上之際，警覺自身七輪醒起拙火、思及圓淨師父圓寂前種種，又憂心大魔王即將在台轉生，小說如斯描述那一幕：他閉上眼睛，喃喃唸道：「愛染日以薄，禪寂日以固。」（《大日如來》，頁37）該詩句出自王維，流傳版本應為「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形容性情越見平淡，已無令人沉迷之嗜趣，進而心境上趨於平靜。或可大致觀想黃祓期待能夠充分靜心，進而擁有能量（即拙火）面對挑戰，當然，或可再從「愛染」二字擴大解讀，除了意指對事物的喜愛、染著外，筆者毋寧更願意「聯想／誤讀」愛染與密宗「愛染明王」的關係，恰巧，愛染明王示現為憤怒貌，卻象徵懷愛、息災、調伏等，相當程度對應了黃祓除惡的任務以及舊情人靈魂干擾之挑戰；因此，除了挪用王維接觸佛禪體驗的心境，讀者再無法追問林耀德使用「以」字，究竟是誤植，抑或刻意誤用？卻也得以對其用詞與小說人物的心境層次略增想像空間。

其二，當黃祓、金翅與敵魔交鋒過程，均曾發現「魔」源於自身無明，

誠如：金翅與阿詩瑪對決過程曾從解剖台上的死屍窺見自己的臉；而黃祓與黑闇軍荼利、海盜怨靈對峙時則面對「八個」自己，此皆假託魔幻現實手法為方便路徑，表露佛家幻相誘惑之意。且小說善用「八」之數作文章，無論梨花縱任八識轉換為八魔變成法器，抑或黃祓驚見八個自身，究其原因，皆有義理可尋：第一，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Manas）、阿賴耶識，共構成有漏的八識，梨花擴張並濫用了意識成為大惡，黃祓則轉識得智，遂能超脫過去的自己；第二，佛家有所謂「八風」，又稱八法，受世人愛憎，彷彿風一樣煽動人心，包含了：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某種程度亦可對應梨花或黃祓的心念、課題；第三，倘從密宗義理觀之，洪啟嵩認為「《大日經》中述及要求得大毘盧遮那佛的智慧，須以菩提心為因，以對眾生的慈悲心為根本，以方便為究竟。又若以佛菩薩的曼荼羅來說明，則曼荼羅的中台八葉院，大日如來位處於中央，其中八葉院代表眾生本具的菩提心，環繞其周圍的四佛四菩薩各代表大悲，外廓的諸尊代表方便，這種曼荼羅緣起相的詮釋，也是基於這種理解。」<sup>38</sup>原以佛菩薩的方位、數目意味大悲，並構成八葉院的曼荼羅；然而，小說之筆稍加扭轉，改以人物角色為中心，藉其擴散出去的八個自己或者無明意識，暗指我執釀造的外境之可怕，而敵人往往正是自己，可見小說對主體意志之辯證，不僅自政治面向切入，亦直取佛理核心。

下表則據小說人物交鋒時脫胎自哪些經咒、印訣及其如何轉化略作整理考察，以便理解該書的藝術手法與義理：

表1 《大日如來》人物鬥法一覽

| 對決者             | 手印、經咒或法器                            | 典出與轉化                                                                                                                                    |
|-----------------|-------------------------------------|------------------------------------------------------------------------------------------------------------------------------------------|
| 梨花<br>vs.<br>金翅 | 梨花：軍荼利明王咒<br>金翅：大白傘蓋咒<br>梨花：軍荼利烈火封印 | 梨花雖是「黑闇軍荼利明王」，不過，小說仍舊挪用「軍荼利明王咒」，其使用乃有所本，無論手印描述或經咒，內容皆如實，只是如此運作即無法彰顯「黑闇」之力道何在。<br>金翅則以大白傘蓋咒回應，乃因大白傘蓋佛母（Sitapatrosnisa）「有大威力，放光明，表覆蓋一切眾生，以 |

38 洪啟嵩，《密宗的源流》，頁52。

|                              |                                                     |                                                                                                                                                                                                                                         |
|------------------------------|-----------------------------------------------------|-----------------------------------------------------------------------------------------------------------------------------------------------------------------------------------------------------------------------------------------|
|                              |                                                     | <p>大白傘為三昧耶形，故名大白傘蓋佛母」<sup>39</sup>，「在密教圖相中，大白傘蓋佛母的形象為身黃色，左手持蓮華，蓮華上有白傘。右手屈臂向上，屈五指，拇指、食指相捻，在赤蓮華上結跏趺坐。」<sup>40</sup>除了唸咒，金翅所持之大白傘亦象徵大白傘蓋佛母護持，彰顯無畏的力量。</p> <p>至於梨花則以烈火封印回擊，此為虛構，或從取軍荼利明王忿怒像、夜叉身之形象拓展。</p>                                   |
| 黃祓<br>vs.<br>梨花              | 梨花傳送惡靈<br>黃祓：勝願索印                                   | <p>黃祓採勝願索印：「南莫三曼多勃駄喃·係係摩訶播奢」，稱：「此勝願索印，壞諸造惡者，真言者結之，能縛諸不善」，實乃出於《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sup>41</sup>。</p>                                                                                                                                           |
| 金翅<br>vs.<br>梨花              | <p>金翅：迦樓羅退魔法，破邪</p> <p>梨花：藍焰結界</p> <p>金翅：迦樓羅飛行咒</p> | <p>金翅以「臨兵鬥者皆陳列在前」<sup>42</sup>九字真言作為迦樓羅退魔法，其實，這九字典出於《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登涉》，本為道教、兵法所用，後傳入日本，密宗與忍者因日本音讀緣故，延展為一字一手印，合成九字真言。然其涉及多種守護神，並非小說宣稱之迦樓羅經咒。</p> <p>梨花採用「藍焰結界」，則再次呼應前文「火」的意象。</p> <p>後金翅施行之「迦樓羅飛行咒」，實無該咒語，不過，運用金翅鳥形象的金光、飛行特質仍不離典故。</p>       |
| 梨花<br>vs.<br>黃祓              | <p>梨花：摩尼教呼魔法</p> <p>黃祓：持地菩薩真言</p>                   | <p>所謂「摩尼教」，乃受佛道教與基督宗教影響的宗教。林悟殊闡述摩尼把明暗二宗，當作世界的本原。將光明與黑暗形容為兩個王國，這兩個王國自始就存在著，並非由誰所創造。<sup>43</sup>此處宣稱梨花使用摩尼教呼魔法召喚餓鬼道式鬼，推測應是強調摩尼教善惡二元辯證且有豐富的黑暗國意象可供想像。</p> <p>至於黃祓回應：「南摩三曼多勃駄喃·達囉尼達囉·莎呵」驅除惡靈，其實典出《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之「持地菩薩真言」<sup>44</sup>。</p> |
| 黃祓<br>vs.<br>黑闇軍<br>荼利明<br>王 | 黃祓：禪定、金剛部三昧耶印                                       | <p>當黃祓陷於八個自己圍繞之困境，他透過禪定捨棄種種意念，讓身心靈合一，破解黑闇軍荼利之「裂靈術」，茲意味破除過往積習。另外，他採「金剛部三昧耶印」，提昇境界。據考，此乃曾受大日如來啟發之阿闍佛（Akshobhya）手印之一，祂曾發起「對一切眾生不起瞋恚的誓願」，其密號為不動金剛，不</p>                                                                                     |

39 丁福保編，《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385。

40 全佛編輯部，《佛教的護法神》，頁20。

41 （唐）善無畏、一行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9），p.25，b12-15。

42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陳列在前。』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意指念誦該九字，乃能避禍。見葛洪著，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09），頁688-689。

43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08），頁13。

44 （唐）善無畏、一行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p.28，a6。

|                                             |                                                 |                                                                                                                                                                                                                                                                                                                                                                                        |
|---------------------------------------------|-------------------------------------------------|----------------------------------------------------------------------------------------------------------------------------------------------------------------------------------------------------------------------------------------------------------------------------------------------------------------------------------------------------------------------------------------|
|                                             |                                                 | 動是指身不動、心不動。 <sup>45</sup> 運用於黃袂破除個人無明的方式，相當貼切。                                                                                                                                                                                                                                                                                                                                         |
| 黃袂<br>vs.<br>林鳳等<br>海盜                      | 黃袂：九字真言三才陣、大日如來咒、阿字觀、《金剛頂經》                     | 在黃袂與林鳳等四大海盜決鬥時，他分別挪用九字真言，以「臨」為不動根本印、以「兵」為大金剛輪印、以「鬥」為外獅子印、以「者」為內獅子印、以「皆」為外縛印、以「陣」為內縛印、以「列」為智拳印、以「在」為日輪印、以「前」為寶瓶印， <sup>46</sup> 各指出其印訣結法，並借重法器金剛杵，發出九道金芒。接續誦唸大日如來咒，並以最單純的種子字「阿」字音觀想，迎戰林鳳的「怨」聲「怨」念。黃袂最後以《金剛頂經》和顏思齊交鋒，黑闇軍荼利明王與四海盜利用曾與黃袂發生情感糾葛的女子淺草，透過淺草畫作《愛之荒原》，彰顯情感中「求不得」之苦散發出的怨念，其畫作中的「荒原」意象，某種程度應與艾略特因宗教文明危機、社會經濟衝擊、悲觀情緒而寫下的《荒原》對話。通過荒原意象與前文論及梨花喜愛新感覺派作品等，足能察見兩種因都市文明危機造成的藝術作品是作者致意對象。 |
| 金翅、<br>黃袂、<br>章藥師<br>vs.<br>黑闇軍<br>荼利明<br>王 | 金翅：迦樓羅七首、金針<br>黃袂：金剛杵、戛布拉顛器<br>章藥師：桃木劍<br>糖糖：念力 | 最末章正邪大戰中，梨花扮演的黑闇軍荼利明王氣勢旺盛，小說細膩描述金翅等四人運用法器道具，各能彰顯其修持之法門或特異能量，如：金翅使用之物皆與其守護神相關，而黃袂的金剛杵乃密宗常見法器，象徵堅固，可摧滅煩惱，至於戛布拉顛器乃以頭骨製成，戛布拉是藏語骷髏之意；章藥師的桃木劍則是道教法器，可驅邪。                                                                                                                                                                                                                                     |

循上表，若再回顧林耀德融入於《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宗教元素，不難察見作者對宗教的認識與挪用有其深刻功力所在。然而，《大日如來》何以借用密教？何以是外來宗教呢？

作者選擇密教而非顯教，倘從藝術手法觀之，或因密宗護法神擁有豐富形象、特質，尤其忿怒尊形象除了可有警示作用，亦反映人類無明、五毒、內在情緒，提供創作者藉以衍用、轉化，擴大人性面向，指涉現實社會之弊病，且相對於一般台灣庶民奉守的民間信仰或道教神祇，如：關公的義勇、媽祖的溫暖、西王母的莊嚴、文昌的仕者形象，密教相形陌生，亦添其「神祕效果」與戲劇感，因此挪用大日如來的神聖光明相為正派守護神，借用軍荼利明王的威

45 全佛編輯部主編，《佛教的手印》（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0.07），頁63-65。

46 林耀德，《大日如來》，頁90。

猛、忿怒形衍為反派角色，並以金翅鳥的勇猛爆發力具體化人物形象，加之咒語運用，格外能增益畫面效果；至於以外來宗教，尤以真言宗為救贖之法門，性屬「東密」而非「藏密」，在地理上的連結顯然選擇了同在東亞海域的日本，而非遠在隔著中國陸地的西藏，此不免涉及日本與台灣有一段緊密的歷史淵源，且如同金翅這樣的混血兒在台灣實不罕見，特別能勾勒出這一脈血緣系譜。

然而，小說隱含寓意難道意味著救贖台灣脫離惡靈有賴於日本？小說中有金翅等正義形象，卻也有如「吉田誠一」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角色，且情節描繪當大西洋百貨開幕之際，亦有抗議人士在現場掛白布條書寫：「日本資本家滾出台灣！脫離第三世界依賴體制！對『新大東亞共榮圈』全面抗戰到底！」（《大日如來》，頁200）因此，與其片面聲稱作者投射日本認同抑或反對日本的情緒，毋寧闡述作者其實較為客觀地呈現了台灣多元身世血統，並承認日本通俗文化（如：動漫電玩）、宗教信仰對台灣的影響深刻，且故事中大東區的惡靈轉生乃由真言宗阿闍梨預言，現實地理的台北如今則仍存有1899年真言宗在西門町設立之布教所遺迹，當時奉祀弘法（空海）大師，戰後易為「大天后宮」，意味了政權與信仰對象的雙重轉換。儘管如此，日本文化藝術與宗教的啟發性，與其他外來宗教同樣不容忽視。

而小說一方面展現西方魔幻現實藝術，一方面挪用日本密宗元素，均藉由與現實若即若離的修辭手法，指涉作者關切的台灣歷史、當下政治，未來發展。

#### 四、緣起緣滅：建構主體？捨我無我？

曼荼羅，意思是道場。

曼荼羅，又指顯現諸佛世界的圖畫。

事實上，曼荼羅，是佛的本體象徵。

曼荼羅，在心中。（《大日如來》，頁35）

曼荼羅，係由地、水、火、風、空構成的壇城。《佛經修持法》闡釋曼荼

羅，又稱總持，是將宇宙的根本現象、抽象化形成絕對的象徵之後，再構成一個具體的結構，所以是宇宙相的反映。<sup>47</sup>《大日如來》聲稱曼荼羅為道場，又稱其在心中，應可借鏡觀察小說解構與建構者為何。

承襲前文所整理者，作者費心設計了看似魔幻卻有所本的佛教義理、咒印等融入情節結構，然而，開章預言的黑闇大日如來雖然看似於結尾解除轉生的立即性，卻仍可見災難接續發生，那麼，人類真正得救了嗎？該寓言／預言最後所要建構的是什麼呢？

首先，梨花原是一名修行者，卻將靈魂出賣予黑闇世界，彷彿浮士德靈魂的交易，然而，在獻祭邪惡的過程，他宣稱自己是猶大、瓦赫蘭一世、希萊姆等轉生，留有背叛的潛在基因，則象徵其獨裁形象、暴戾氣息，甚而陰陽同體，看似權威，卻讓渡權力給邪惡的至高者，配合引導黃祓轉為「黑闇大日如來」，足見其深層的矛盾。梨花內在透顯的矛盾，似乎也暗示存在的虛幻性，正如第八章〈梨花〉一開始藉由鏡子的意象提出：「我存在」的觀念仰賴著群體的聚合而出現。（《大日如來》，頁227）此乃形上的指涉；若回歸現實層面，或許批判了看似權威的統治者表面上掌控群眾，但其實更臣服於外來壓力。

但小說形容黑闇大日如來，等同動力學中所述的能量：「熵」，而黃祓潛力高深莫測，故被「揀選」做為黑闇大日如來。回顧一開場即以正義現身的黃祓與四大海盜、黑闇軍荼利明王對決時，他以「阿」字觀入門，透過禪定設法突破魔障，印順法師曾闡述：「『阿』字是『無』義、『不』義，聞唱阿字，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sup>48</sup>小說以圓淨阿闍梨的教誨形容「禪定」：「第一禪是由覺、歡、喜、樂、心五種質素所構成，有心的分別作用；第二禪由內淨、喜、樂、心四種構成，沒有心的分別，只留下喜樂；第三禪由捨、念、慧、樂、心五種構成，捨喜存樂；最後一禪由不苦不樂、捨、念、心四種構成，不苦不樂，完全捨念清淨。」（《大日如來》，頁88）而《佛教的重要名詞解說》則闡釋四禪八定包含四禪與四空定，

47 洪緣音居士，《佛經修持法》（下）（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1994.08），頁1049。

48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04），頁214。

四禪中的初禪為遠離各種欲望、不善法而生出喜樂；二禪乃一切覺觀止息，由禪定產生喜樂；三禪乃捨離二禪喜心，依捨喜心受大樂；四禪為斷盡苦樂，捨念清淨之禪。<sup>49</sup>基本上，小說所界定者與佛理所述相符，亦即唯有捨去官能慾望與雜念方能讓自己回歸完整，增生力量，如同張璦文剖析：「黃祓在緊要關頭想起用禪觀，因而醒悟到這四面八方攻擊自己的化身，其實來自自己的種種善、惡意是活動記憶痕跡。這種種描述，在在顯示此一極端危機來自主體意識內部的分裂，而解決此一極致危機的方式是透過禪定的專注力與層層超越的穿透式慧力，駕馭諸種分裂抗衡的意識活動，令主體重新回歸和諧、統一的狀態。」<sup>50</sup>

而結尾出現的日蝕，足能想見黃祓的犧牲彷彿被遮蔽的陽光一般，不過最後他為了不成為邪惡載體，掙扎一番後，自行挖取心臟犧牲生命，似乎象徵佛法「無我」（梵語：anātman），返歸於「空」的境界實踐，若參照作者於後記詩作〈無限〉之6：

在字典裏誰苦苦尋找

「我」字的小寫

沒有小寫的文字沒有

小我存在的傳統

誰將「我」字

解構成殺戮的「戈」和握雲的「手」（《大日如來》，頁267-268）

彷彿對應也闡明了黃祓之所以如斯表現的原因，透過黃祓「小我」的犧牲成全，帶來集體「大我」的和平。然而，黃祓何以非得犧牲呢？以其修行功力難道不能有「超越」之舉？

抑或作者非要形塑一名偉大英雄悲劇的形象？小說安排他自掏心臟捨棄生命，不致淪落為黑闇大日如來，或可闡釋擁有正義靈魂的黃祓，硬被大環境

49 全佛編輯部，《佛教的重要名詞解說》（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4.09），頁235。

50 張璦文，〈主體危機、無我、過程主體：林耀德、聖嚴法師、克莉絲蒂娃之主體觀〉（台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63。

扣上邪惡的帽子（因為遭黑闇軍荼利明王察其潛力無窮，企圖設「陷阱」拱他轉化為黑闇大日如來），面臨這種被迫就範的情形，他無法以單獨之力抗拒又不願屈服惡勢力，只得壯烈犧牲以證清白，從現實的捨我行動，昇華至宗教境界，其中不乏林耀德藉以批判政治迫害、白色恐怖與人事難為之處。至於金翅親手刺穿黃祓心臟，雖面臨友情義的掙扎，卻也因為他完成返台最初的使命，穿越了小我表相執著，剛猛地協助了黃祓完成捨我的過程，終能共同成就慈悲大我。

張璦文在「主體」建構與「無我」之中，梳理《大日如來》展現的「主體危機」甚或「主體虛幻性」，其借鏡禪宗聖嚴觀點分析四禪八定之說，與克里斯蒂娃乃至心理學家的「自戀」心理，證成《大日如來》的呈現介於自戀生成的防禦機制／我執之心相變異的危機，而筆者認同張氏所述的部分是：林耀德因投射台灣文化主體焦慮，進而展現的種種言說方式，乃為宣示自我的存在，捍衛主體的疆界。<sup>51</sup> 梨花的內在矛盾分裂，即反映權威者的夢幻面向，而其等待「黑闇大日如來」則意味主權讓渡，可視為作者解構了權威的絕對性；黃祓則相對從無明、矛盾之中一次次回歸完整和諧狀態，最後犧牲小我，雖似捨我，卻反而證成其高度的「主體」意志，此即筆者堅持以小說挪用之密宗作為切入理路之因，因為就表層情節而言，黃祓放下與淺草情感糾結的本我，在屢次自我分裂中重新整合，進而為台灣百姓實踐捨我精神，最後似可借佛理稱之進境「無我」，然而，果真如此？密宗特別強調「即身成佛」，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闡述「『無我』，即一切的存在不具有像自我那樣固定性的實體。換句話說，離因果性而永遠存在是不可能的。這個原理在大乘佛教則名之為『空』，被認為是最中心的原理。然而，密教的絕對者大日如來是永遠的宇宙的實體，這與此之前，將佛教的佛最究極歸於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冥想中，藉著自我與這個宇宙性的大如來一體化，自我也能獲得絕對性。」<sup>52</sup> 職是，黃祓雖迫於情勢選擇犧牲一途，然從東密義理思索，他的大愛行為並非讓一切歸空，他的自我或能藉此行為得到提昇，或許與西方心理學中突破本我、

51 同註50，頁240。

52 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璽譯，《日本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社，2002.12），頁97。

自我，進而建構「超我」是近似的。

陳芳明評述林耀德的書寫，表示：「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努力建構中國性、台灣性、現代性、後現代性。他的藝術，就是台灣歷史文化的綜合體。」<sup>53</sup> 從前文論述即能發掘林耀德無論撰寫《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抑或《大日如來》，雖對援用的宗教知識致力甚深，然其更深層的關懷仍扎根於斯土斯民，遂儘管故事中的國慶儀典與活動受到破壞，且預言日後多國政變，然而，標題名之「破邪！」，似乎猶可窺見一絲曙光。

## 五、結語

林耀德的「歷史感」基因從其生平大要所列之身世背景即可看出，其原籍廈門，先祖曾僑居於緬甸仰光市，祖父林振成曾任台灣省府政務官暨行政院顧問，父親林瑞翰乃台大歷史系教授，林耀德更撰寫過〈祖父的相簿〉等——因此，筆者論析林耀德書寫時，亦不能沒有歷史感。《大日如來》採用魔幻現實手法，以東密義理為基底，雖然情節看來不符合小說譜寫的現實都市空間，然而，誠如廖咸浩認為科學與理性把「人文主義」（humanism）導向「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乃至階級中心主義及西方中心主義，最後變成不可收拾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但同時理性是尚的現代性也讓西方人失去了宗教的庇蔭，而陷入一種永恆的焦慮。如何尋回完整性（totality），便成了現代性的重大課題。<sup>54</sup> 於是，二十世紀後半開始，「復魅」（re-enchantment）現象席捲而來。而情節中台北東區百貨、電玩、夜店、舞池的流行恰可反映人們的消費欲望與狂歡的娛樂需求，某種程度亦彰顯都市人心靈的匱缺。

至於小說的史觀雖如前文所述，並非特意建構海洋史觀，然的確彰顯台灣的海洋特質以及在東亞經貿體系的重要位置，從大航海時期的十七世紀前後台灣海域的海盜現象勾勒一段非主流且容易被忽視的歷史，同時借重這些海盜

5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11），頁681。

54 廖咸浩，〈斜眼觀天別有天：文學現代性在台灣〉，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12），頁398。

未完成事業的冤怒遺憾，間接道出移民史血淚經驗，並隱含明鄭王國前身的發展；又從該書繪寫島嶼的政治社會變遷，足以發掘作者關切台灣歷史發展乃至國家安全及主體性究竟在建構中抑或失落中的課題，而通過日本財團在台的影響力和中華血性聯盟的抗議訴求，不乏可見一段「殖民史」與「遺民史」遺緒的糾結抗衡。最有意思的是拯救台灣免於惡靈侵擾而失去主體性的救贖者之一乃混血兒，亦闡明作者盼可化解歷史冤結之期許。

職是，較受文壇忽視的《大日如來》在充斥鬥法對決、魔幻特效的表層情節下，實際上乃以宗教修辭作為手段，包裹作者關懷台灣社會、都市課題的底層意識。因此，以原住民泛靈信仰和西方神父觀照二二八的作者，另以在日本發揚光大、神祕且繽紛的東密神祇形象、義理、印訣，窺視八、九〇年代的台灣「都市」、「身世」與「未來」，就作者而言，其《大日如來》雖然觸及暴力血腥，然轉用宗教元素的藝術手法卻甚圓熟，更增想像力；而若放眼台灣文壇，以宗教修辭包裹，暗渡台灣問題的省思批判者，無論在朱西寧、李喬、施叔青、李昂、宋澤萊、林央敏、黃凡等作家作品均可發掘類似手法，循此集體性表現，表面似乎隱遁於超凡境界抑或魔幻／鬼話／神話，實則更關切斯土／此岸／家國，林耀德是其一，而《大日如來》則為作者相關書寫之一例。



## 參考資料

### 一、文獻

（唐）善無畏、一行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正藏》冊18，第848號（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9）。

### 二、專書

丁福保編，《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天華出版社，1986.08）。

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璽譯，《日本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社，2002.12）。

全佛編輯部，《天龍八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0.03）。

———，《佛教的手印》（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0.07）。

———，《佛教的重要名詞解說》（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4.09）。

———，《佛教的護法神》（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5.10）。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04）。

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7.03）。

林水福主編，《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06）。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08）。

林耀德，《大日如來》（台北：希代書版公司，1991.05）。

———，《非常的日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12）。

洪啟嵩，《密宗的源流》（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2007.10）。

洪敏秀、陳正芳，《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01）。

洪緣音居士，《佛經修持法》（下）（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1994.08）。

張曼濤主編，《密宗概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01）。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台北：生活人文出版社，2007.05）。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11）。

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如果出版社，2011.11）。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12）。

聖嚴法師，《日韓佛教史略》（台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1997.11）。

葛洪著，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09）。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0.05）。

鄭明嫻，《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光復書局，1988.04）。

釋星雲，《宗派概論》（台北：佛光出版社，1999.10）。

Robert Beer著，向紅笳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中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09）

### 三、論文

#### （一）期刊論文／作品

朱雙一，〈資訊文明的審視焦點和深度觀照——林耀德小說論〉，《聯合文學》「光與火——林耀德紀念輯」12卷5期（1996.03），頁44-49。

宋澤萊、胡長松筆談，〈宋澤萊與胡長松的文學筆談——台灣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基督教小說、西拉雅書寫〉，《印刻文學生活誌》7卷3期（2010.11），頁98-109。

孫英龍，〈拓台第一人——顏思齊〉，《台灣源流》43期（2008.06），頁67-70。

曾麗玲，〈《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與《尤利西斯》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中外文學》26卷8期（1998.01），頁157-183。

鄭明嫻，〈林耀德論（之一）——少年林耀德〉，《東華漢學》17期（2013.06），頁287-320。

#### （二）學位論文

張璿文，〈主體危機、無我、過程主體：林耀德、聖嚴法師、克莉絲蒂娃之主體觀〉（台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陳家倫，〈新時代運動在台灣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所博士論文，2002）。

### 四、電子媒體

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來源：[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850](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850)，2015.10.28）